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序

送治齋萬公南歸序

嘉靖壬辰之秋

聖上以彗星再見令兩京文職大臣陳言時政得失於是南
京右都御史治齋萬公疏列八事一曰公推薦謂用人不必
屢推惟在先知其人以察衆舉之異同二曰辨國是言疑信
一差則邪正倒置三曰審蠲除言勿赦拖欠惟預免來年徵

辨四曰通鹽法許商人就邊輸糧芻以中正監其帶中餘鹽則納折色五曰裕邊儲除招商中鹽外納粟則勿限地方和糴則勿抑時價足食則通漕關陝六曰廣矜宥宜放免大禮大獄謫戍之人七曰正憲體言本院問完囚犯巡按舉劾官司及操江巡江各有攸典無得別有牽制八曰先實務願去聲容繁飾及屏好動喜事之徒疏奏

聖上曰萬鏜本以所司屢推未用意在怨恨明說後推未必勝前等語下吏部參看覆題 准罷位去柙往官公公曰是鏜之罪也疏惟論後推之在人乃頓忘先推之在已言雖出於無心跡則涉於有意既設詞之未詳宜在法所不免荷

聖主神明寬仁弛其誅戮止於解職得歸田里可謂幸矣柙歸而嘆曰古之大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萬公於罷位而能知過其有古大臣之風乎且公之所言者八而

聖主之所怒者一以其一事以怒公其餘七事則用公矣公未爲不遇也

聖主求言於大臣者衆而去者獨公一人乃公之去又以一言其餘數千言已自效矣

聖主未爲不納也夫七者皆今日時務之急也又

聖怒之所未及公罪之所不入儻在廷之臣有見事之善也俟 霽威之後或申其義以獻焉或推其詳以論焉內以幹

海外以壯邊何者非公之遺功哉夫爲人臣者殫其身有益於國則爲之況去其官以有益于國乎故謂公未爲不遇也昔范希文叅知政事時亦嘗條列時宜十數事未能盡行遂出爲河東陝西安撫使未幾仁宗有憶於其言也復詔入爲叅政與韓富並命希文益銳意天下之事遂成慶曆之政爲宋室光未必非前條列之故也公行矣

聖上或因廷臣之言有懷于其說不日起公當鈞軸之地且將觀公之行以顧前言也况公平日履庶迪正自吏部太常京兆以至于今夙持綱紀守憲不回風采懋著士林敬服宜知其不已於此也且希文初嘗進百官圖及四論以指廷臣

之遷進遲速及邪正公私之實亦如今所謂公推薦者矣坐是落職饒州益自進修不已常曰士居江湖之上當有廊廟之憂則公又豈肯以有江湖也次爲耽樂已哉於是其僚我峯潘公以爲然也取其言歸諸公而南都群公卿皆賦詩

海山詩集序

海山集者故太常少卿姚公元肖之所著也集多詩詩多贈答壽挽之作作多說性情而本禮義冲雅清淡有唐韋應物之風焉初公在考功時倡義進言諫止 南巡

武宗盛怒罰跪五日捷于廷多至死者公幸復甦腿股如桶肉碎八九寸公云若有益於國則一身亦何足惜且喜死而

復生得以苟延殘喘耳夫死生之事亦大矣公當竭忠之日身幾斃而無難色則其平日居家之孝友行己之端嚴蒞官之清正皆可知矣宜乎發之吟咏者氣味雋永非尋常之作也昔者謝靈運沈休文鮑照江淹吳筠孔珪其詩非不工也由君子觀之或失則傲或失則台或失則怨或失則怒良以無其本故耳然則海山之集人雖曰不傳吾不信也公歿之後餘稿散失其弟太學生繼律收其遺亡止得詩百餘篇分爲二卷并以其行實誌表及 誥命諭祭諸文編次成帙將以入梓嗚呼觀海山之集者既誦其詩又考其行足以徵予言之非誣也公之履歷具誌狀中不列

廣文選序

昔梁蕭統編定文選自秦漢迄于齊梁騷賦詩歌詔冊表啓時且千年煥知其舊第博雅君子泛覽別籍見有遺詩脫文則又每病乎統焉然未有能廣裒散失粹纂重行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英持之材博大之學旁搜群書幾二十年類摘門補世採人增凡統之缺漏十九攢完學士觀臨見無不足之嘆長垣侯君子方守揚州謂可遠傳乃命學生葛澗校正差訛既且入梓遣使問序涇野子曰懿哉梅國之用心乎夫自乾坤典謨以來載籍宣昭歷世誦習然三墳或隱九丘多支惟左史倚相者具能讀之楚人歸善尊爲至寶白珩不齒

也鄭公孫僑使于晉適晉侯有病卜云實沉臺駘爲祟雖叔
向莫知乃問于僑僑具述高辛亥寘之遺參汾主封之故通
國驚動以僑爲博物君子然則梅國斯編其有滋于學士之
聞見者富乎或曰文選以毛詩序與思歸引序並列廣文選
以思親操猗蘭操與胡茄十八拍操同卷聖愚不分經騷不
辯惟多是取不揆之道亦以爲富可乎曰不見詩書春秋邪
古詩美惡咸收至三千餘篇因得取爲三百篇之定古書及
中候聖狂皆載幾千餘篇因得取爲五十篇之定左丘明傳
述魯史將數十萬言治汗具存因得取爲千五百條之定廣
文選如行也焉知後無作者不因此而說漢禮晉文比于古
文獻之足徵者乎審若是且將恨收取之未盡廣文奚暇議
其醇疵哉書凡二千餘篇爲卷者八十其門分類析皆准昭
明之舊云

空同李子集序

空同李子者陝之慶陽人李二獻吉也既歿矣遺文詩殆千
百篇其甥曹君仲禮守鳳陽將梓行問序焉他日玉溪王子
公濟過會予于燕子磯予告之王子曰信哉李子之集不可
以莫之行也一爲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爲古選樂府即如
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即如屈宋賈馬擬之而必至創之
而先合海內士爲文若詩者多宗法之真天下之奇材也予

嘆曰果若人言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訂頑即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即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王子曰人有定品材有定格必居一以限之吾懼子之難乎其論世也曰子雖知李子矣猶未如予知之深也昔在弘治中天下方苦于二病三害六漸如人元氣受傷棘須療理然自卿相以下莫能計也李子時爲戶曹主事詳列其故犯貴戚觸近倖不顧刑戮惟冀民生之遂焉及正德之初幸闈八人日導

武宗造爲淫巧支蕩其心徇馬騰兔擊毬角抵隨欲而中時號八黨然自輔弼以下莫能正也李子時爲戶曹郎中乃奏記部尚書洪洞韓公韓公深取之即令屬草且率群臣伏

闈請除八闈惟冀

君德之成焉嗚呼使弘治之䟽行即病害皆去而下可爲民使正德之䟽濟即執旨御皆正而上可爲德當其爲志雖商傅說周召虎皆思可跽而及也又何難於曾思程張乎今顧其爲集乃工于曹劉李杜之間精于屈宋賈馬之場夫世有干霄之材斷而爲侏儒之柱者則必悔人藏昭乘之珠分而嵌糟醜之槃者則必怨此非其力之不贍乃其藝之未審耳故予每讀二䟽深爲李子驚及觀他文詩則又悵然惜矣曰李子存吾子不以是告李子亡吾子乃以是言將無陷于病李子乎曰非然也吾于李子生旣不能數會死若又不能以盡

言則爲君此知己使天下後世知吾李子止可爲曹阮李杜輩而不知究其極有如此之美也且今天下之材如李子者幾人哉如李子之材而未究其極予而塗人也則可予而苟一交遊也寧能忘于懷乎夫如李子之材未究其極也且如此天下無李子之材者乃或又遺其大而惟他乎狗馬則又豈但爲予之所惜乎雖然觀李子之集者能先請事乎狀疏一卷徐以讀他文若詩亦可以思過半矣

贈朱葵軒應

詔北上序

都督僉事葵軒朱公德之其僉書南京中軍也法得同五府侯伯都督諸公輪直 禁城三日一至尚寶司驗換 令牌

於是得數與公交際焉一日公曰振在茲食厚祿而履峻階他無所事惟於數日後一入直耳往在邊鄙常整棚數千人馬身殲弩蹶張或殺胡陰山或抗虜洪塞以當 朝廷一面之寄受祿戴寵亦無媿耳予於是未嘗不壯其勇而敬其略也邇者韃靼猖獗及密雲古北殺掠官軍

聖上以廷臣會議急擇將領又棟素有勇略歷任邊方熟知夷情者行取數人於京以備急調而公居其一焉予嘆曰公素有是言乃今有是行其足以償所志乎雖然予固不知兵然於戰守之機則亦嘗聞之矣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常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常勞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
者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
也趙之北邊良將有李牧者常用是術矣居代鴈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日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匈奴即入盜急收保是
數歲亦不亡矢匈奴數歲無所得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皆
願一戰牧乃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少人佯敗以數千人
委之單于乃大率衆入寇牧又爲奇陳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夫牧雖用孫子致敵之法然猶
以數千人委虜非萬全之事王道之純也况後世將之於夷
如羊之畏虎一入輒驚不敢與戰任其虜掠既退而追稍獲
竭力盡忠以酬

聖主知待之恩無有過于往法李牧而又上進者矣况公少
孤蚤奮自襲其父指揮同知以來屢立戰功歷任都指揮及
大同遊擊本鎮副總正德初轉陞宣府鎮守掛鎮朔將軍印
後以疾歸田里他日大同逆軍爲變

聖上初起公討平烏公益罄展材謀稅介抗旌計斬渠惡鎮
中底定遂陞總兵鎮守大同掛征西將軍印然則公斯之行
益當知其國不知有其家知其忠不知有其身以不負

乎明時可也於是後軍都督恒齋馬公取而書諸軸

送胡南津還沐陽序

南津胡公仕爲南刑部侍郎旣三年且獻績矣乃有致政之命費庶子偕予數人往唁焉公適飲于石泉少宰而歸喜氣滿容顏如渥丹予曰公之去位也樂乎費子曰一人論之千萬人惜之固不樂哉光祿王子曰夫君子之去有三樂崇階極品不與焉故有其位無其功不樂有其官無其名不樂有其身無其子孫不樂夫自有位以來吳白匄詹師富黃苗俚皆閩海之鉅寇也公嘗擣其巢穴服其權要而汀漳以寧佛朗機牙里海牙哪噠曷昆皆南海之謫賊也公嘗破其三船

置之九法而廣粵以定若乃究奸婦之罪聖弼體之寃靖盤石之亂其功則甚多也在福建則肖像勒石在廣東江浙則夷民畏服在刑部則端重嚴明輿論尤多其名則甚著也公長子效才爲名御史出守真定士林稱羨次子效忠潛心正學綽有遠器其子孫則甚賢也曰諸君子亦嘗聞魯顏闔乎居于魯鄙哀公問治道焉闔對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蓋言而後信信之細者也不言而信信斯深矣動而後敬敬之小者也不動而敬敬斯至矣是故大鵬不滯於溟海故能乘九萬里扶搖之風良才不受乎斤斧故能隱千萬重宥密之山公之斯去蓋將不計其

功而惟明其道位不足以言之也欲逃其名而惟耽乎實官
不足以論之也又以其餘身教孫子倡道學于淮海先風化
于南州一身之事不足以盡之也則公之樂始有出乎塵埃
之外而通乎廣漠之鄉者矣士有言分膺 寵召以成經綸
之業者則公當視之如浮雲矣公字重器別號南津弘治乙
丑進士

送程齋盛公還潮陽序

弘治末年程齋盛公初爲翰林檢討時西涯先生爲相公見
將政有關建者率一二僚友拜詩于其第言未獲用引疾南
歸比予叨入翰林未嘗不高公之爲人也近至南都繼公爲

尚寶得數從宴會講說之末伏義神農之學不傳久矣公
嘗著五行論言消息盈虛必折衷於伏羲其言藥物皆出炎
帝精蘊陶隱居諸君不逮也故自予至南得公之益獨多迺
公遽有致政之 命於予心惘然若有所失及同介立林子
往唁焉公欣然有喜色曰

聖恩甚深厚得以此官歸矣予曰公之德可以易士風其才
可以經世務正宜烝在輔弼之地以成俊偉光明之業乃遽
至此公遜謝曰豈敢云然茲歸也若買田問舍以奢侈榮耀
驕惰其子孫決不敢爲倘一息尚存此學亦不少廢謹身節
用以爲子孫法暇則栽藥種樹順養殘生歌頌

聖明耳因述其友及其弟招隱之詩暢然洒落有絕塵而奔之態焉予出而嘆曰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道之所不可廢者學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爲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爲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故君子植金柅于羸豕之項用視矍于震鄰之候觀于時以知天命篤于學以知人道知天命則去就輕人雖曰不樂吾不信也知人道則存省熟人雖曰不樂吾不信也然則公之欣欣有喜色者其殆有見于斯乎明日倪維熙同其僚數君問公贈言遂書此

贈浚川王公

詔改左都御史序

浚川先生儀封王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載矣茲者詔至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日予方偕僚友出郊遇野人焉皆曰王公去南都軍士靡所依恃矣公能杜私役精武選罷橫歛黜豪猾汰泛差振綱紀南都士固欲家像而屋祝之者也答曰野人知而不知二使公蚤就此改雖四海遠可均也僚友曰果然公文章超孟董器識追丙魏才畧擬韓范斯行也整肅百僚旌別淑慝于均四海裕如矣曰豈惟是哉公于此數者雖皆無焉可也有于此則凡四方之挾所長者皆得投其隙間以進而不知也故君子不可以有已斯可以有矣夫人之品見乎諍譽而已之情形于喜怒哀聞譽而喜見諍而怒

雖智者亦所不免聞諍而喜見譽而懼雖仁者或有不能夫世之爲諍者多義士也爲譽者多利人也世之怒諍者多惡異者也喜譽者多好同者也於其諍譽之來而能中喜怒之節則於好惡之正義利之辯治亂之源亦思過半矣非智仁之至者不能也不然譽人彙征而諍士就戮者亦有之矣則夫君子之喜怒豈細物哉且謂司馬君實何人也宋室之純臣也其心欲能新法察確窺其意順之而譽則甚喜蘇軾識其機逆之而諍則遽怒夫確之邪衆人皆見之顧君實豈不知哉乃蔽于在己異同之心而忘其在彼諍譽之故遂使一忠誠者亦臨事而眩矣况其他乎夫左都御史者國家之重臣也

高皇帝初御宇內即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與中書省都督府擬古三公之尊而尚書不與焉尋定設左右都御史至正統初顧公佐爲左都御史之後

英宗難其人以繼也歷數年不設左蓋其職專以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以正諸不公不法等事其於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世道之升降關係甚急也則其所以公喜怒而照諍譽者尤不可後矣或曰論語言政必酌取夏時殷輅周冕虞韶之法今獨詳于一己之喜怒者何曰若無孔氏之四絕顏子之四勿而徒欲紛更制度則凡爲譽如佞人鄭聲者皆紛至于前不自知矣夫公嘗再辟予于朝予固

送四峯張貴州序
不敢以為公私公于予亦未嘗有德色也予嘗晏談道于公
公固不以予為蕙予亦未嘗以公為有怒意也則公斯之行
當無君實之失而有孔顏之得乎且公之直諒在臺諫儒雅
在翰林提學經濟在藩撫孝友敬讓在鄉里忠貞廉明在
朝廷者人皆先能信而言之矣惟是以喜怒哀處諍譽者則誠
持憲之大本當時之急務雖他日晋宰衡入輔相亦不外此
故予獨拳拳焉知公必不以為迂腐而忽之也於是其僚我
峯潘公曰潔矩之道亦在是乎曰然傳不云所惡於下毋以
事上雖前後左右何往而非是哉

送四峯張貴州序

四峯張公子才以鴻臚卿出為貴州叅議余同介立林子往
問之坐定嘆曰公其陞乎公曰去卿而就叅議以為陞何也
曰公亦嘗見輪人乎其為輪也克和三才能法陰陽可規可
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固國工也然置之江漢湖海之地於
是穀不能直篆不能正膠不能厚筋不能數輻不能齊牙不
能指凡柁人篙人皆環議而笑焉他日燕趙之人知輪人之
良也請而置之河濟之北恒山之南於是輪人得以施其巧
凡園匠直均同伴之法罔有不精以行澤如割塗以行山如
搏石自是速輪人者無虛日而輪人之名遂大振于中原矣
且余與公之同年也今二十有六載矣在南都之會尤為數

見公論用人必崇恬退權倖之門不欲謁論理財必獎廉節
奢侈之事不肯為論聽訟必貴簡實徂詐之風必欲息若乃
事繼母同於親母而通國稱孝處母躬無間於已而鄉黨稱
友歷官既久家無十畝之田則豈非古之孝廉君子者哉尔
乃自筮仕以來北滯於中書尚寶南滯於鴻臚久羈散秩棲
遲閒居無所事事茲有貴州之行豈非輪人趨於燕趙之地
乎德可以遠施才可以大著於是而總憲於是而典藩於是
而撫巨省於是而正位九卿屈指可到也故謂公自此陞矣
且夫崇政殿說書與永安尉其職之榮辱相懸也乃有欲舉
其職者寧辭說書而甘尉永安縣令與治中別駕其位之繁

簡相遠也乃有欲展其驥足者必傲百里而思大行矣即公
貴州之行

聖天子正試公于盤根錯節之地以別利器也豈可泥以為
降乎或曰貴州在滇蜀之間萬山之叢左阻五溪右距盤江
犵狫異性苗羅殊俗治之亦難也曰禮不云因其道不變其
俗通其情不失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則燔炙之法雖美
不可以強聒也有不粒食者矣則糞殮之劑雖善不可以遽
告也况公厥德既厚而負才尤優其因人而施隨地而處固
當無入而不自得矣必不肯以此為降泥于懷而不解也公
滁之來安人早受其父太守朴菴先生之庭訓云

贈中梁張公考績序

漢書言文景之世黎民醇厚耻言人過失閭閻厭梁肉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有周成康世之風焉予讀史至此未嘗不追慕其時而思其故也當是時周勃木彊質厚可屬大事與張相如俱稱長者兩人言事不能出諸口後有萬石君石奮父子駟行孝謹雖於子孫不名有過失對案不食待肉袒謝上賜食必稽首如在上前食之數人者率為丞相卿侯見重朝野一時如周任張歐輩皆引列僚佐然後知文景之治有所自也今天下承平日久祖宗德澤道化既遠且深文運士氣於是為盛故賢智輻輳忠篤輩出如吾鄉中梁張公尤其

者也公談道論政若不出口至於不言而信之德不動而敬之學實疊疊焉中丞孟有涯嘗曰人數有所高論然稽其行蹟察其事為多不相似若中梁公者恂恂木訥然事至而即辦法行而不滯政禁而必舉信乎行在言前古之鞠躬君子者哉予嘗以為知言蓋予與公同舉陝西今三十三年矣孝弟之在家庭篤敬之在鄉黨信義之在朋友西人固皆家談而人羨之矣其庶明之政光大之規嚴謹之操宜為交遊僚友者稱許如此也蓋公自為廷尉訊讞明允其所平反者十常三四未嘗對人一語且邇來工部之費頗稱繁重歲辦月耗動至千萬公佐其長石湖何公事從節約役惟咸汰每

計省于民不啻百萬及其工成績效絕口不道往事則公當非今之周勃石奮者哉

聖天子崇尚道德方厭浮薄喜事者思得忠慎博大之輩登庸任使以迴古醇厚敦龐之風則公斯之行必在所簡用眷注作天下厚先也夫正臣之近遠係士風之醇澆民生之休戚世道之升降故歷考前世其世將升也則尚行者有枝葉焉其將降也則尚辭者有枝葉焉公如其進也則豈但予鄉黨者之願哉雖九州遠皆然矣公之益懋于道可知也沈旣濟嘗曰緩行徐言非德工文善書非材累資積考非勞故謂公之斯行其爲最真有出乎是者矣公漢中南鄭人字伯翔

別號中梁聞西漢之治又甚習也起家弘治乙丑進士

贈賀子考績序

薊州賀子子仁其先本吾陝之延安人自筮仕吏部司廳即同吾陝人仕南都者爲鄉里會今其考績也三年矣於是吾陝人皆欲贈之文賀子固遜曰惠何功之有敢辱諸丈者之雅乎子嘆曰賀子有功而不居可謂知德之虛乎以言爲所重可謂知行之實乎虛以進善其造無涯實以履方遠而不禦持斯道也其績豈可量哉且亦嘗見繩人乎大匠之爲宮室也授繩人以墨斗他無所爲凡鋸人斤人斧人鑿人椽人皆受直焉不然則析木失強弱之分削木錯厚薄之宜以爲

宋樞稅榷皆難也夫司廳者吏部之繩人也堂非司廳無所授四司非司廳無所受是故文選得以序其位驗封得以實其勞稽勳得以察其故考功得以明其人吏部得繫其綱皆司廳之績也賀子有是績者今年矣乃尤讓而不居人雖曰非德之虛吾不信也且賀子孝心純篤婉戀父母猶有嬰孺之態友誼顯慤交際察察不失忠敬之心蓋言不苟發行不輕動凡南都大夫士之至吏部者其辭命儀度必先咨訪事竣之後莫不敬其篤厚周慎云則君之為績已有其本匪直積勞累功而已雖然德必弘而後虛可大也行必毅而後實可久也昔者魯氏子與嘗為是學矣故論弘必以任重為

至論毅必以道遠為至吾知賀子必以魯氏之學為所從事不以一時廳官之績為自足也

賀經府王君暨配劉氏七十雙壽序

予判解州時太學生王克孝光祖從予解梁書院比予改官南都克孝自解渡黃河涉大江問予於金陵且年矣始北歸自是每歲必遣使以問予今歲憶予之將考績也又遣使逆予至金陵是時克孝篤道之行與其記予問答之言凡在鸞峯東所者皆傳誦之無不慕克孝之為人思欲親見之也於是戶部正郎楊叔用嘗會克孝者也而忘其年偶見其使而問焉使者對曰若干歲矣因問其父經府君及母劉氏對曰

皆七十歲矣叔用遂告諸三四僚友及章宣之易伯源曰吾輩慕克孝之為人而無以伸其敬今其父母已七十度克孝之心必欲壽之至千百歲者也盍問一言於涇野子附諸使持以賀克孝乎予聞而嘆曰此義舉也夫經府君積學未第以歲貢士授登州府經歷處則以孝友忠信式於解梁仕則以清慎勤敏稱於山東固古之明經敦行之士矣而劉夫人又以孝敬忠慈佐之然惟脩其德於晉之西鄙不求聞達於四方今叔用諸君皆秦楚閩越潤廣蜀歙異地之良也乃同慕克孝之行敬其人以及其親則克孝之所以壽其父母者雖以此至千百年不可乎昔漢河南張元伯遊太學及其告

歸也其友山陽范巨卿約後二年當過拜尊親比至其日元伯割鷄炊黍以待之其母曰二年之別千里之約爾何信之深耶及期巨卿果至升堂壽母盡歡而別夫元伯獲巨卿之拜母猶出於素會與宿約然而一踐其言至今傳千載不磨豈若克孝之於諸君子或一覩其貌或未見其人義契於數千里之外神交於三二年之間則克孝所得固有出于元伯之上者而諸君子好善崇誼之舉足可以敦薄俗而起頽風殆又非巨卿之所及乎雖然此猶其在人者也克孝於此止可驗在已之得失不可據以為榮辱也昔者予之在解也克孝嘗講明道之學別久不知造詣何似若果有所得焉則所

以壽其經府君母劉者雖萬世亦有辭矣克孝不可不因此而益慎勉之

同年雅會詩小序

自庚寅來同年會南都者七人焉然每會必有作每作必因物命題庚寅以前多未錄辛卯之春於黃筠溪觀畫菊而張恒山有作各次其韻於是四峯釐為七會未幾恒山北歸筠溪北去今四峯又西去半愬又東去仕南都者止予一人雖遇物將誰為題雖有題將誰為唱酬然則一時兄弟之情交遊之好規切之義又安可得乎此予欲去未能之念益不能置也四峯有冊命書七會之作因題其端曰雅會著久要云

贈葉東平序

今年考察之期葉子子大與外補之列其僚友及相知者皆愕然稱屈曰葉子而亦然乎夫天下財賦以南戶部為重南戶部財賦以江西司為要蓋其所理之金較內則應天外則江西之巨省也弊多而吏易奸則冗而民易猾葉子之典斯司以精敏之才秉廉公之心行平明之政查隱匿以懲頑慝稽逋欠以足國用窒耗蠹以安良善至估價一事雖忤權要而不顧南都人固皆稱為才大夫矣且他日之同知廣信也以營建龍虎山之第為惜財愛民之故力抗中官至收繫詔獄而不悔可以知其他矣乃今有茲行豈非屈乎涇野子

曰君子之于天下也雖義以爲質信以成之然非禮以行之
遜以出之則其事雖濟亦不免于道之議也蓋能者怨之府
也直者忌之地也故君子已能而不有雖直而不居則得其
道矣况子大忠信孝謹欲致此也何有哉且亦嘗聞班婕妤
乎當成帝之時與諸妃嬪媛嬙侍上於宮中乃飛燕寵冠後
宮偶一失容他侍者竊笑班婕妤獨斂容若罔聞見成帝輒
知嘆其修德者用心之苦如此于是班氏終成帝之世獨免
馬夫班氏猶婦人耳不見言游孔門之高第也司士賁嘗問
襲床之事言游直以爲然而不讓至使縣子譏其汰以爲專
以禮許人言游然後知在已雖熟于禮聞斯言而又得其所

未至也然則君子于天下之事豈可不知緩與虛乎或曰忙
後錯了張觀參政告新學者也今乃以語子大不亦過耶曰
道無大小理無精粗豈以人之長少而限之哉虛者之謂何
曰顏子何人也仁不違于三月政則兼乎四代古之德行人
也何以能至此乎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
無實若虛夫虛也在顏子且然而况于他乎是皆爲子大講
切于鷲峯東所者也苟能從事焉雖積小以高大他日上輔
聖主以成王佐之才者亦不外是也于是倪維熙適來且曰
子大之過在有餘不在不足曰維熙真知子大矣夫處不足
者其學難處有餘者其學易不足之學在于克非大而不可

爲也有餘之學在于無非忘而不可爲也未幾子大有東平之命遂書其說

賀倪氏重慶序

南戶曹正郎倪維熙之父留浦先生以舉人署教于靖安未久而歸仕不携家隱則爲親且念古人留餘之義今年生六十有八歲已膺郎中之封其配王氏封安人則七十矣是倪氏之一慶也維熙之祖大叅先生配于有林封太安人太安人自去大叅先生之後貞慈不回今年生九十有一歲猶庶強難老且見維熙之兄統生子已娶妻矣是倪氏之重慶也維熙偕樊少南過鷲峯東所以告予予嘆曰是誠人間之難

得者也自唐崔山南之曾祖母長孫夫人祖母唐夫人之後乃今於倪氏見之乎雖然一慶之道雖在親實在子重慶之道雖在祖實在孫夫林太安人九十餘歲非慶之至者也惟其貞慈不回以撫有倪氏使子孫玉立蘭茁爲八閩光斯其以爲慶乎留浦先生及其配之皆七十非慶之至者也惟其孝親誨子敬身不變使其子雙舉進士一爲御史一爲戶曹以發其庭訓之懿於四方斯其以爲慶乎由是言之祖之慶乎孫者在貞慈不在九十親之慶乎子者在孝敬不在七十然則維熙爲子孫以篤此二慶者豈有舍貞慈孝敬而他所用力者乎且維熙明敏端懿鎮靜潔齊若移孝以事君則

忠無不精移慈以使民則惠無不廣貞以履位處經事而不失其正敬以臨政遭變事而不失其權身立于此道行于遠信于天下光于四海則將使林太安人及留浦先生之道可千百歲常存也且維熙不見孝感縣太君張氏及太中公壽安縣君侯氏乎則固洛汭之女流伊陽之丈夫行耳惟有明道兄弟爲之孫子故其壽至今不磨也維熙之於重慶也亦如是焉則所以于學于政如明道者自有不容已矣不然或篤于自好而不樂取人專于爲己而不肯爲人明道之志或有木類焉雖林太安人及留浦先生亦不肯以爲慶也

送黃日思養母致仕序

儀真黃日思仕爲南戶部照磨且四年矣以繼母陳淑人老且多疾欲乞休以歸養數過告予予謂之曰忠于國者即孝于家者也不見古毛義奉檄色動者乎且子才敏而達心易而直行廣而廉政通而明言剴而切官位既清交游多賢敷歷若久上可以報國下可以顯親未爲非大夫人之志也可勿歸他日母疾再作垂涕泣又過予曰衰不能一日於此矣但考察期至先去則有嫌耳比考察既舉而日思之賢在高等則又曰是襄渡江之時矣遂具疏以聞疏行半月恐其未遂也隨之以後疏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洞見其情之真切也即于其前疏

俞允馬剛日日思喜而來曰襄今也待與吾母團戀聚首矣
自先母張淑人之亡也先司馬公繼配今吾母以撫襄至成
立襄之才既非大用以光先司馬公又違吾母于膝下膳不
能視寒煖疾不能嘗湯藥甚負先司馬公托吾母于襄之意
此襄之日夜膺心者也今獲茲告於襄也豈不悅乎曰自予
及諸君講學于茲也方賴日思告我之過繩友之愆以共明
乎斯道耳乃日思遽有此行於日思爲親之志遂矣於吾輩
講學之志不亦孤耶對曰襄定省母後九月當再來耳曰日
思斯行如超塵埃而脫樊籠豈得云然對曰涇野子豈以天
下再無章宣之賢耶予爲之動容遂拜別而去晡時倪維熙來

問言曰孝足以繼親志廉足以輕爵祿信足以辭聲華立足
以起頑懦守足以耻奔競此五者皆有補于士風者也昔范
堯夫以父母在凡調官皆不赴以爲純仁不可重于祿食而
輕去父母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則日思又豈非
今之范堯夫乎所願日思歸田之後守其道而不變克其學
于無窮無惑流俗無染放曠不以已之所已得者爲自足而
以閔騫曾子之孝爲必可至斯吾輩所講之學亦有徵夫天
下後世矣

椿庭遺痛冊序

椿庭遺痛者易伯源痛其父逸軒先生年越五十即告不祿

已方弱冠未能遠養抱恨終天以自痛者也伯源曰泉父幼肄儒業長攝家政敦篤簡默其性愿以愨人樂親就其情和以平而斥人過其志毅以方家無餘蓄厭飫經史敬承東涯公清白之風其行孝以潔友于兄弟艾年不改其倫篤以厚乃泉蠢然弗似則其所以爲痛者不但于年之不永兼于其道之未傳也涇野子曰吾知伯源之痛矣可謂思其志意思其好樂者乎予之於先太史公也生未能盡遂其意亡未能盡繼其志每自悔恨中夜不眠計無若何惟求置此遺體於斯道之中以無作先人羞爲可少解耳於是出言必思先人以發舉足必思先人以行取衣必思先人以製當食必思先人以食時所競者不敢以競非先人之義也世所怯者不敢以怯非先人之勇也是以行年五十有五髮雖白而心尚赤道雖遠而力未歇凡以爲痛先人耳今伯源亦有此痛故於予之所痛者盡告伯源知伯源當亦若是而不爽也嘗見伯源言及椿庭雙淚懸落其所以矢心篤志用光于逸軒先生者予已玄識之矣行當與伯源共力以觀斯道之成不但爲兒女子之痛已也

懶軒秦君六十壽序

秦汝化遊於鷲峯東所一日曰泮父懶軒君今年生六十矣涇野子何以爲言乎曰懶軒君之懶也如之何曰吾父懶于

財其隨吾祖之任也所得養廉之資盡與兄弟公共不以私
吾父懶于世味嘗曰窮通壽夭已有分定不必苦較有所希
覲吾父懶於外事每戒不肖輩凡鄉閭爭競不得與聞管辨
吾父懶于回互凡里中是非曲直來質者正色折之無少假
借凡此四懶皆吾父之性成也遂以懶軒自號云曰汝化亦
嘗聞七懶乎乃有權門勢府炙手可熱一入其門通顯立致
世固有懶於奔競者矣乃有當途要路出言莫違一和其聲
賢聖改稱世固有懶于諂諛者矣乃有城狐社鼠陰肆奸慝
屠戮正士求解盈門世固有懶于鑽刺者矣乃有貧不聊生
覓幻化術投隙而進伺欲而合入于左腹坐致萬金世固有

懶于逢迎者矣乃有利害交戰榮辱爭持既同是非渾無可
否富貴以終世固有懶于雷同者矣乃有恃才妄作謂人莫
已若已有過而不知人有善而不聞世固有懶于驕亢者矣
乃有畏首畏尾日虞禍患一見尊顯奴顏婢膝垂首流涎不
能自立卒以取敗世固有懶于怯懦者矣夫先知四懶則鄉
有善俗後知七懶則世有良材今汝化忠信敦愨方正明達
其未仕也已受四懶于庭訓行且仕矣若又能推廣此七懶
焉則汝化處可爲孝子出可爲忠臣忠孝兼盡立身行道而
懶軒君之教可以傳四海永後世其壽之長也上可與北斗
比高下可與廬岳爭久矣懶軒字某九江湖口人少爲舉子

業棄而不就又自以爲懶於是云

贈夏仁甫還山序

涪州夏子仁甫仕爲南戶部郎中二年矣適考察之期仁甫乃以疑似之事爲人所簧鼓流于執事者之口遂得冠帶解職去諸與仁甫遊者甚惜焉曰仁甫守身如此其廉也居家如此其慎也臨政如此其明也接人如此其恭也盖有古莊士之風焉乃不幸遇萋菲之讒媒孽其短遂離魚網之設使爲善者沮不亦可惜乎涇野子曰市之無虎衆所知也然一人曰市有虎不信也二人曰市有虎不信也至三人曰市有虎雖智士亦爲之色變矣曾參之不殺人衆所保也一傳曰

參殺人不信也再傳曰參殺人不信也至三傳曰參殺人雖慈母亦爲之投杼矣故成宜陽之功者謗書盈篋而不顧致長平之敗者憂在于去頗而用括也雖然此猶以其在他人者言之耳若在仁甫何計于是哉不見董仲舒乎勵志下帷非禮不行漢之醇儒也進不得爲卿士乃以江都相致仕而去惟董子學益不懈動師孔子著繁露玉杯諸書發明春秋以大有益于斯道於是後人追崇其學至擬諸孟子當時身都卿相者不與焉故君子以謀道爲重謀祿爲輕以得學爲大得官爲小然則今日之事雖去仁甫之官固未能去仁甫之道則仁甫之歸也豈肯以去其官而併去其道乎如仁甫

之不去其道也則所謂對天地質鬼神合日月貫金石並山河以末者皆在於是又何賴于一官哉他日仁甫聞之請益馬曰世固有以仕爲勤者矣勞勞于簿書會計之間日不暇給由君子觀之非勤也世固有以隱爲逸者矣優優于詩酒登臨之際冠不思整由君子觀之非逸也蓋前此之勤非行義以達道後此之逸非隱居以求志故耳仁甫之歸也涪水之濱豈無丈人乎豈無儕友乎豈無俊髦乎慈惠端慤之行成雖大人瞻式矣忠信切憇之行成雖儕友儆法矣謙恭孝弟之行成雖俊髦承師矣近可以爲訓于一鄉遠可以傳業於天下然則仁甫之往又何賴于一官哉

劉忠愍公年譜序

余自童子在学校時聞忠愍公於正統八年上修省十事忤於王振馬順下 詔獄其死甚慘未嘗不想其爲人及仕南

都見其孫後府都事祚言貌動止敦慤雅重則嘗與鄒東郭嘆曰忠臣烈士後昆必茂天祐善人良不誣已他日後府持公年譜以問序予展閱之公自舉進士筮仕主事以來或建祠置祭田或分俸供家廟或置義田義塾以給宗族或主治其以立鄉會或上疏以晉邑尹何澄及其爲侍講也或請備京師水患或疏極畿內水荒或請罷麓川之征蓋於鄉家惟恐其俗之不厚於 朝廷惟恐其政之不舉也十事之疏豈

如一時狗名士之所爲者哉宜其歷年愈久其事愈著傳世
既遠其名滋烈彼一節一行之士真難與公比倫矣後府蓋
嘗受教于無錫二泉邵公乃有此編二泉謂公不但爲諍臣
又爲諍子諍弟諍友此譜行真可以使人臣欲死忠者知有
本也公名字履歷詳於譜此不列

贈余晦之應 詔北上序

嘉靖十二年期當考察南北御史去者五六十人蓋

聖上勵精求治而執事者承意唯恐後於是雖微過小疵率
多不晉而能言之士亦或波及一二焉於是改主事評事及
推官知縣教官以補其缺蓋皆稽諸輿論素有風力之人實

精選也乃南京大理評事余子晦之居首徵馬明日晦之問
子驚峯東所曰則何以語光乎曰御史職在辨明邪正糾舉
賢否以人事君者也所貴不以喜怒哀爲取舍耳有人于此言
或逆于心行或忤于意禮或不至於前若可怒也察其志果
賢焉則當忘已之怒雖三辟於 朝可也有人于此言工於
媚悅行善于趨承禮篤于周厚若可喜也察其心果邪焉則
當忘已之喜雖三劾於公可也且近者浚川王公之被徵也
予嘗以是告之晦之之往也又能如是則總其綱于上者既
端好惡之本而振其風于下者又得是非之實真足以佐
聖主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政矣天下之不平治者未之有

也况晦之忠信果敢明敏端方思報國以赴科爲養母而改南其忠孝之心素所蓄積者乎對曰政有大體言有大機忘其體而毛舉細故者雖謂之奸人可也違其機而先後失時者雖謂之迂儒可也光嘗久慨于心矣若公喜怒以正取舍光自忖或不難焉曰晦之何言之易乎越數日餞晦之曾宗周林廷彬諸友皆在也晦之偶言及有見侮者詞色頗不平則謂之曰此細事也何損于已此泛人也何關於政而晦之且若此則夫公喜怒以正取舍者果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於是晦之瞿然曰光誤矣如之何曰志在天下國家者則其小可畧身繫三綱五常之任者於其他皆忘之矣昔程伯淳馬時中皆嘗為御史可法也伯淳之志惟在以誠意感動人主時中之學則曰吾志在行道雖富貴妻子亦不累焉悔之之往也取其二三策試恒觀覽焉不可乎

贈馮臨安序

三石馮子子和既有臨安之命適有公讌會於玄真觀三石遜坐焉且曰故禮如此况今外補乎予曰三石亦為俗言耶或曰三石宏才雅學慷慨剛方出言不諱屈遠如此甚為同志者惜予曰豈為三石亦薄臨安耶夫明時以華夷為一家選其賢者於遠且難以免外顧之憂厚望之也選其不賢者於近且易以免內顧之憂輕視之也三石豈肯以賢者

爲不美以不賢者爲美乎且文帝武帝西漢全盛之時也董子賈生漢儒一代之美者也然董子未嘗列位於卿止相乎江都賈生未嘗通籍于朝止傳乎長沙夫江都長沙小臨安數倍焉董賈且樂爲之矣如董賈以江都長沙爲遠且小也則董賈當日何不或一歲三遷或一言取相超趨崇階躡登台司而甘此卑微者哉是故當其道之有行也惟患位之不高非以高位爲患也位高則道廣當其道之未行也惟患地之不遠非以地遠爲患也地遠則道近如三石子初貶道以求合自北吏部而轉焉今以久居卿寺之列又安能與臨安論遠近哉故予謂三石自北而南固知其賢自南而臨安滋知其賢矣若以爲屈遠恐非知三石者也雖然奉身固貴乎直不直則道不見馭夷則貴于柔不柔則政不立柔之爲道因其俗勿變其常通其情勿泥其經有不火食者矣從其獵較可也有不粒食者矣從其犬羊可也雖然自漢唐至今凡身都將相手握權柄者皆嘗經歷邊疆撫綏夷虜而後取也則三石斯行又安可謂之遠哉三石名世雍字子和楚之江夏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湯氏族譜序

司徒郎湯子汝承持其家世譜曰不腆寡族中山商氏之後先世鼻祖伯堅氏自楚之孝感實仕於蜀終則止焉維今潼

川安岳縣末康鄉實爲攸居伯堅氏以來延及不穀九世于
茲賴天之靈蓄害不生奕世載德以迄于今若我清谿君義
安君養恬君咸以樹懃範俗垂于後昆比我先大夫白山君
懃學植德登仕 先朝實能修其職業休有令名肆今不穀
暨我諸父昆弟而下夙夜祇懼亦惟是先業是嗣是寡族之
紀也昔吾上世嘗考而論之以示于世先大夫實克成之明
訓修義于是乎取焉弗嗣其佚將大不穀欲以聽命于梓人
承先志也其謂何若將班敷德義徵福于寡族之先廟也涇
野子曰不佞不能達世家之誼夫吾子之舉也其知禮乎夫
禮以正家昔者先王之治天下莫大乎治親故尊祖而敬宗
收族而重廟貌故有百世不遷以厚本也同姓合族屬以萃
渙也繫姓綴食百世而婚姻不通以遠別也故人道親親也
自天子達于庶人五服之制聖人有所不敢過也而尊卑之
倫昭穆之序胡可遺也今子之族可謂蕃矣蕃則遠遠則踈
仁人之族也則耻踈焉故譜系之作順矣上治祖宗下治子
孫旁治昆弟孝之至也然吾聞之君子非辨族之難而比宗
之難是故廣義修睦遠利釋貳散比崇公尚忍侈教然後禮
可得而立也禮既立以居則賢以傳則昌

蘭峯詩集序

蘭峯詩集者大叅蘭峯先生程公時昭之所著也詩凡數卷

皆清新不腐爛有古作者風予一覽之愛不釋手豈徒以其詩哉蓋公骨鯁之忠冰霜之節燦然吟咏之間快人心目尔即有絺章繪句攤文琢字上軋沈宋其為華藻固云美矣然而其行不足稱也其志不足取也由正人莊士觀之則比之雕蟲俳優矣公在江西時嘗忤逆濠誣叅他事拘留不獲考績竟遇其變公密訊其子舉人銳起兵討賊垂死賊舟反風得不焚溺其後當事大臣不與分白反坐謫戍於是銳抱憤哀訴始獲釋免且公守南昌時不阿文選以求美官當宦瑾時不奉司禮而辱過客在兵備時不從權要以冒公而自掩其績蓋皆守正秉節侃侃然丈夫之為也宜其形於詩者詞嚴意正讀之凜然有生氣云公之考方伯公原有竹巖詩集兄昊登丁未進士弟昌與予同年進士仕終四川廉使銳又嘗從予遊于鷺峯東所則公之所源流者又可知矣公諱杲起家弘治癸丑進士云

送宜山陳公北上序

宜山陳公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二載矣

聖上召入為大理卿或曰中丞廷尉皆內朝之重秩也等亦無甚差異奚為改哉予曰巡撫一方之司也廷尉天下之平也誠不可易以為選也或一方無人猶可擢賢以代天下之平不得其人民之蒙殃者多矣且平猶衡也砥衡者雖以權

持衡者則以繫持之者或失其平焉則或有以銖爲兩或有以鈞爲石者矣故善持衡者不輕移權苟得其情可辟也雖天子曰三宥亦必曰法如是不宥也况肯撓于權豪乎苟得其情可宥也雖天子曰專殺亦必曰法無是不殺也况肯溺於習俗乎若是則怙終姦宄無幸免良善忠直無枉罪刑一人而天下之爲惡者懼宥一人而天下之爲善者勸斯是以爲天下之平乎故堪是職者非吾宜山公不可也昔漢文帝恭儉仁義之主也乃選張釋之爲廷尉焉有犯驚乘御馬者文帝欲當以大辟釋之止令罰贖雖至於盜高廟玉環者亦斷以法而不阿於是漢人歌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

民流芳青史垂範千載則吾宜山公顧不可爲今之張釋之者哉且公辭寡而中行方而毅貌崇而恭守儉而朴才敏而慎備此五德固一時之良也予西人也往見公巡按陝西及分巡漢中風采懋著西土咸仰則其他敷歷山東南畿山西雲南以及今巡撫之政者皆可知已斯往也其必爲張釋之無疑矣况

聖天子聰明仁孝思追虞舜不止爲漢文帝而已公之往也益懋其忠益執其法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則見惟明克允以教祇德之風復見於今日公雖追法乎臯陶亦有餘也况釋之乎吾知公固嘗豐

於是矣若乃以忠諫為誹謗正論為妖言則固非明廷尉之所行干

聖世者也于是其僚與浦王公方山張公皆以為然公字子敬湖廣德安人

廬陵曾氏族譜序

廬陵曾氏族譜者南京刑部主事曾宗周之所編也曾於夏鄧子曲烈之世勿論然而自黜以後皆可考已由漢車騎侍郎寶以上皆居于魯由據不仕新莽南遷吉州以下數居廬陵泰和永豐數邑地其間雖備顯于唐竦顯于五季中顯于宋然未有能紹子輿之緒而光大之者也宗周之為斯譜豈

獨序昭穆別支派收族屬而已哉其志殆欲明子輿之道乎初宗周之見予也予嘗論及體仁之事未幾宗周有提牢之差凡囚人之衣服飲食藥餌桎梏察之無不精視之無不周處之無不當於是囹圄皆如其慈僚案皆稱其才則宗周之於仁似已有見于提牢矣夫仁之體豈惟是哉昔子輿之論仁則以弘毅為至也予嘗推其說弘如天覆地載斯物無不並生焉毅如不舍晝夜斯道無不流行焉審若是豈惟可譜曾氏一族而已雖以類四海九州之族可也宗周問何以能弘毅乎曰子輿言吾友嘗從事者又可以詳觀而脩省之也太宜人樊母計氏壽序

南工部郎中樊子少南過鷲峯東所曰鵬家自義勇公之世
耀起耿山功著牙瓜爵列金吾千兵自茲以後王公清公以
至鎧公皆能紹繼其業至吾祖剛公始籍信陽流離之餘轉
徙之後樊氏中替而先大夫贈君之日家步滋頓然而先大
夫抗志尚義不同尋常又得吾母太宜人以為之助於是樊
氏再興矣先大夫尚儉嘗鬻菜草賣酒漿以自業太宜人則
身不衣帛助其儉焉先大夫尚勤力田業作或賈於外驅馳
道路日不暇給太宜人則辛楚百出酒漿米菜躬親執事以
助其勤焉先大夫嘗賈正陽有報泖水里家大水漂沒者則
遽問其父母惡在盡忘其他正陽主人太息曰樊二公大孝

人也太宜人善事舅姑久無惰志以助其孝焉先大夫嘗買
綿湖廣李氏歸族舍閱數多輒返之嘗買田牛氏溢與二金
其人自減以告不允也又嘗以錢穀行息大斗出小斗入其
父逋者焚券猪磔中於泖水里人皆以為至義也太宜人則
事無專制以助其義焉今年生七十有五歲七月十二日則
設悅之期也鵬以便道過家則何以為壽乎涇野子曰少南
其可以他求哉惟在念此四德而不忘充此四德而益廣耳
少南不見汝鄉之淮水乎其發源胎簪之山止可濫觴耳歟
后受汝濫納涕泗於是白浪滔天洪濤湧日北吞黃河南敵
長江以趨於海亘千古不已也少南能使太宜人如斯淮焉

又何慮其不千歲哉况少南質行忠信文學博雅能充其勤則必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雖孔氏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可學也能充其儉則必羔羊素絲布被匪飾雖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者亦可學也於孝而能充經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道行于人主者不在茲乎于義而能充傳所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利及于百姓者不在茲乎誠如是也功加于當時澤及于後世頌休德而歌大名者皆歸之大宜人可與古淑人壽母比肩雖數千歲亦有餘也

紀德篇序

紀德篇者為劉邦奇紀憲副嚴公之德而作也邦奇嘗謁予

曰正德初年奇父某號君賈于西蜀當時奇生九歲矣弟邦固甫二歲於是十餘年無還書而邦奇已為邑學生矣痛父之乂于外也乃出尋父至荆蜀諸處無所遇聞雲南金齒永昌有賈客劉姓者與父且同名遂給假提學同弟邦固徒步求訪又無所遇騰衝衛者外接緬國內雜棘夷山溪陡險中夏封域蓋盡于是矣聞有百人遊商居此者亦偕弟復至其地又無所遇然道路日險蠻寇時發自料兄弟死此不能生還當是時憲副餘姚嚴公適出巡焉邦奇入求見乞命土人道尋吾父嚴公聞邦奇高陵人也乃越萬里之險至是驚嘆感泣憐慰如骨肉即令土人領奇緣邊色訪又無所遇乃又

賜金米給脚力送出所部之地復寓書建昌憲副胡公亦令人導訪資給焉亦又無所遇初邦奇至金齒見士夫土人稱嚴公之廉明日自金齒建永昌以來政平民安蠻夷畏服人不敢干以私蓋無可與比者也邦奇微賤且未謁拜門下偶爾至此蒙公恩德如此雖未獲見吾父而邦奇兄弟軀命皆公所賜者也推公之心豈欲邦奇終失其父如今日哉公所爲人雖與青天白日對可也邦奇歸高陵九年于此矣未嘗一日不在公之左右願乞一言以爲公酬涇野子曰劉生亦嘗聞朱壽昌之事乎壽昌早失其母求徧天下得于同州同州太守第五琦奏聞于朝遂旌進壽昌生之求父雖未得然其心與壽昌未始異也嚴公之待生其感泣資給厚意周至與第五太守之道又豈不異世而同符哉夫生之索文酬公隨予至華山而後得當其意雖至江左亦所願也則其萬里求父之心豈不出于真誠者哉公之資給待生遺書至建昌而未已當其心雖至奏聞亦所欲也則其平生崇孝之道豈不出于固有者哉爲子者能如生則可以化背逆之俗爲政者能如公則可以興孝弟之風故予謂生之求父公之待生者雖以風俗天下可也

送玄菴穆公致政序

天下之事有方聚而遽散乍合而輒乖者聒道則增感撫情

則愴懷予於玄菴公是也正德初予舉進士同公仕翰林居則比鄰朝則聯班登途則並鑣出館則更僕言疑相訊行慎相稽自以爲得善聚矣未幾公以忤權姦調官南曹而予亦以病免西歸其為離散者蓋數年也至壬申間予雖旣起而又旋返則猶是離也嘉靖初予應

詔再起同公侍講帷進則考忠退則視履或因經以諷或緣史而規共仰篤棊之風各勵納誨之志自以爲得善聚矣未幾予以言事謫判解州再進南曹其為離散者又數年也至辛卯間公亦改南而又旋轉則猶是離也今公典南太常一年矣而予以其佐來方竊慶幸以爲斯聚必久所懷必愜

奈何未匝月公又以南

太廟災自陳解位若茲之離且散當又何日而聚哉如之何

不增感而愴懷乎或曰公
聖上日講之親臣也爲學士將十年嘗七擬侍郎而未陞在太常雖一年又三推侍郎而未就文行重于縉紳名實加于天下

聖天子若思直講之臣公當復起或掌南禮或佐吏曹以爲吾子之聚者可計日待也曰子未聞數乎官之陞沉進退正與人之聚散離合等耳即使公起又安能必予之不去乎且如公者旣去况予之不材又安知不爲之後乎雖然公之初

有報也予往唁焉公欣然曰心知不久於此第未知何事去耳今茲之去也不以人劾不以已專可不謂之歸乎便當從吾所好以溫舊業耳予嘆曰公有不愧屋漏之學有忠信博雅之器有獨立不懼之操其慙直近汲汲長孺隱厚如直不疑季信如韓康伯經術近劉向史通近司馬子長道學近程正叔乃且益篤其道益遠于易蕪究老佛折衷孔孟在位固表儀朝著不在位則益式是鄉黨風流四海公固不以陞沉進退爲意者而予於聚散離合間又不能不爲之重矣於是南都群公卿皆然其言用爲祖道篇

西園雜著序

西園薛子君采旣歸隱于亳杜門謝客窮天人之秘探道器之源究性命之蘊雖仙佛諸籍亦皆博采廣搜會其旨歸於是以其所得著爲論說凡數千言大抵皆禮樂度数之故陰陽鬼神之情政教法令之本君臣民物古昔聖賢之懿果行焉可以適洽也其門生賈君體仁將梓傳之予謂賈君曰西園子博物君子也久任吏部已閱天下人才矣茲者仕優居宅又如此其學也宜其所言皆揆事中倫正名定物無詭於經足資于世乎遂名其書爲西園雜著并以數語弁諸端觀者當有以取于斯也

定遠三應序

邇者道過定遠遠人無老穉遠近皆稱邑侯唐子薦之賢至
道路有謠叩其故皆曰自侯來甲省戶費稅減羨徵馬止京
債塘開水利盜遠遁訟息驀越倉庾充盈祠壇完整學校
咸興此九利者其大槩耳予嘆曰民之安危生死關係守令
誠使天下令皆如子薦也而民焉有冤抑者乎未幾子薦來
謂問爲政日子能得民如是耶答曰直不敢有擾耳若里有
高年敦行之民或召至廳堂酒食勞勸令之轉化各里其不
率教者懲其一二於是凡錡所行民多信從知錡之政凡以
爲民無他也予嘆曰昔予判解時亦嘗若是至今解人頗多
懷思其別予時號送不舍子薦專縣也其政又加予數倍他
日定遠人必尸祝而戶頌之矣則士之功名又何必公卿爲
滿哉明日定遠之鄉大夫士凡數十人來拜曰唐侯之在定
遠兩夏無雨侯禱輒雨一冬無雪侯禱輒雪邑人感侯之誠
能爲民昭格天也率侈爲詩歌作三應圖不識肯一與之序
以廣其傳乎予曰諸君知三應之故乎維在唐侯一念之誠
實由平日九利之積也且子薦方求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之學後當隨感而應矣不啻三應也於是子薦聞之曰錡固
不敢以三應而自足

恩榮雙壽序

恩榮雙壽者刑部副郎王君仲行之志也仲行過予曰正思

父石谷君今年生五十有八歲母華氏今年生六十歲強健不老此其雙壽皆得于天者也石谷君今年封南刑部員外郎母華封宜人鄉黨歸美焉此其 恩榮皆得于

君者也石谷君受性懇直履端迪嚴每當祭先如親見之事其伯父龍山家宰如事父母篤念訓教白首不忘奉身廉養通古文詩然不屬草以爲德不如古他美弗傳遇事慷慨有古人風又面斥人過人多畏避宜人克慈克順其相石谷君勤苦無間又以柔濟剛家務滋振此其道德皆得於其身者也獨念正思爲之子年且長矣雖舉進士至有今官然無毫髮裨益於其父母乃誕期且至又身在千百里之外其何以

爲獻邪涇野子曰仲行而未聞邢臺女乎將嫁而懼其步之不工也問於姆氏姆氏曰臨邑有邯鄲女者善爲步周旋則中規折旋則中矩西施不能比其態宋子不能並其容乃之邯鄲女而學焉未匝月而趨蹌疾徐皆獲其巧今仲行叔父陽明子之壽其父龍山家宰也學以良知爲本攻以戡亂爲能江浙之士從而遊者千餘人于是龍山先生雖以家宰顯實以陽明子求其壽也然而陽明子之進退於庭陟降厥家者仲行固已耳濡目染心醉親炙非但臨邑之邯鄲女矣况石谷君又嘗指之以爲教者乎仲行如思陽明子之言以爲言即言可中理矣思陽明子之行以爲行即行可式臧矣思

陽明子之或有不及者而及之或過者而節之率由周程上
邇顏孟即道可庶幾矣夫然則石谷君得于其身與其得于
天於君者皆有限可百年計其得于仲行者可千萬年計壽
無窮也且仲行嘗言先世王逸少爲會稽內史矣然逸止善
行草字自晉至今壽數百載不沒而况仲行克修家學敦明
先聖賢之道者乎足知其使石谷君之壽如海屋添籌無筭
也

送少司空新山顧公致政序

天下之事有求之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自至者不惟可以語
命亦可以觀義也方新山公之爲少參也三疏求退而不遂

至棄官以歸而副使叅政之命更接踵以臨門其爲侍郎也
七上乞休而不遂至移書以懇而素望供職之 詔更優禮
以勤渠當時公之心固在泉州之新山也然義雖主于退而
事不與之偕其如命何哉蓋自是公益輪惓邦計許身公家
暫輟明農之志矣故今南

太廟之災也隨衆附疏拘例陳劾事不關于已災不對乎職
豈其有必去之意乎乃俄允辭位遽獲還山命旣乖于進而
時復與之值其如義何哉於是其屬楊叔用江伯馨曰公之
爲司徒也奉身以儉蒞政惟勤服食有常夙夜在公有古羔
羊五紵之風凡我諸司罔弗瞻式今其去矣衆正缺望將君

子之進退固有命乎其鄉李仲復倪惟熙曰公之居泉州也
言不越度行不違禮孝及于家任恤于鄉有古望步寺門之
風凡我後學將爲表儀今其歸矣髦士迎門抑君子之出處
固有義乎予爲之嘆曰義也者命之本也命也者義之符也
義不精則命不明命不立則義不行諸大夫之言命者實以
公之有義也不然誰其以命爲惜哉諸大夫之言義者實以
公之有命也不然誰其以義爲美哉昔者孟子言孔子之退
也則以義其於位之得不得也則曰有命公固常以孔子爲
師者也故於其間也著義命篇

送東川段君考績序

東川段君紹先爲南職方正郎三年矣將獻其績于朝凡
吾同鄉仕南都者咸往賀焉白山周行之曰美哉東川之績
乎夫南都六曹以兵部爲重蓋有機務之責也兵部四司以
職方爲要蓋有地方之係也乃東川之爲職方也補伍則勤
而不漏受逃則寬而有制驗操則簡而不苛凡五城兵卒之
給直內十三門外十有八門之關戍皆待之以恕而選之以
嚴於是南都之兵士莫不畏而愛之悅而誦之當其獻最豈
他曹署所能及乎楊叔用曰昔者東川嘗爲杞縣矣杞縣之
田多拋荒有糧者或無田有田者或無糧逃竄旣衆遺累滋
廣東川乃申均田之法于上官遂畫四封之內立方丈之標

計以頃畝畫以繩區編以名氏定以冊籍躬造其隴手籤以
驗照田定糧計糧付地一區之內雖無乎數姓而田無虧欠
一人之身雖散于數區而糧無羨剩於是居者無華業逃而
復者有資產繫縣之田均於數月之間上官嘉其法遂通行
於中州當其績雖一省可收也宋獻可曰昔予之爲行人也
東川方爲御史能忘身家之私進忠讜之論上逆龍鱗下拊
虎鬚性命危於累卵直聲動乎士林當其績雖天下可明也
涇野子曰東川之績如此乎然自予至南都與東川遊者已
三年見東川之貌若積卑官而至此初無御史之態聞東川
之言若抱虛襟而蒞政初無矜人之詞夫東川臯蘭人也將

無有志於其地之黃河乎趙良佐問其故曰子不見近日之
涇渭溱沮乎惟其爲身之狹也一遇大雨百谿皆注量不能
受盈溢泛濫於兩岸之外額田屋不下數萬弱人畜無慮百
千一入黃河群流旁趨細若絲縷行千餘里而干涯之人眠
帖席夫何故惟此黃河爲能容耳夫東川苟爲是學也則他
日所至其可量乎楊天瑞曰予藏有容思集知東川之曾祖
也蓋嘗爲斯容矣守南陽一奏績義夫節婦滿由冊當其時
比名于西漢吳公而關陝人以爲可希蹤橫渠也則東川學
斯容于庭訓者蓋已久矣曰東川如是雖爲蒼海以輔
明聖亦所願也東川名績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送劉長沙通判序

安福人劉君孟純爲光祿寺典簿已七年凡再考于部臺矣于是吏部書其最可大郡任也適有長沙督糧通判之缺遂具題請而

上賜允焉孟純且戒行其僚蔡彥劉延諸君來曰孟純雖嘗從公遊然而其爲簿之詳恐未聞乎孟純之在廳也祁寒暑雨日必一赴偶未蒞廳夜寢不安孤處一邸不隨家累四壁蕭然無異寒士至於出納之際明而無私其爲廉也雖古之懸魚庭中者亦可庶幾焉寺中供用冗費動與內宦相涉孟純疏革時弊三呈於堂俱加許可轉請得旨歲省民財殆

數百千怨任于已情忤于人奉公秉正不恤其他當其爲直雖古之杖衛縱牧者亦可庶幾焉涇野子曰懿哉孟純迺能至此乎夫居官以廉爲本人臣以直爲正廉則百姓無不足直則廢士無不端百姓足則教化興廢士端則風俗美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安得如吾孟純者數百輩布列內外諸司乎昔者孟純之曾祖南雄公督賦浦江邵鄉友之鬻俎校文南畿辭有司之供帳爲治中而門無饋遺守南雄而稅清絲毫妻子不携經三十年時人比之范丹孟純之廉將無推之比乎予又聞孟純之父司空恭襄公觀政西臺足不至貴顯之門修史東閣身自任筆削之公沈壺中責于頌外雖被繫而不悔上書自陳其官况至開釋而不誇勢利在前

一不能回時人比之董宣孟純之直將無迷之比乎然則孟純無以加諸曰書不云直而溫簡而廉者尤孟純用力之地也孟純若又能從事于斯道不其可得乎與孟純有一日之遊故以是終篇焉孟純名珙以其父司空恭襄公之蔭積學胄監筮仕典南光祿寺簿云

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

石湖先生山陰何公守工部尚書五年矣邇以災變請罷位未獲也至是又以老疾乞骸骨

聖上俞允賜馳驛先是乞休者數不從卽從之亦無善歸乃獨公有此真異數也故報至而南都人咸嘆曰榮哉石湖公

之歸乎其屬諸大夫咸來問言予曰公茲之行固拙所願言者也夫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初予至南都

太廟半頽損計脩可用數十萬金若行派辦當天下騷動矣公經營有藝移借有方比落成費止萬餘金較正德中一寢之脩不及十一國子監堂號殆數百楹每一北行其敞陋不忍觀諸師生率就民舍以居若欲葺理非數千金不可也公治之未洽年卒不告勞財不告匱煥然一新足爲育賢之所工部軍器局久燬于火每一造作率假厰錢甚不便也適有寺人空第公乃計價易之不改榱瓦周築崇墉遂成宏局百

工皆居其中若當重建所費豈可貲美夫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學尤賢士之所關也公治之必先成之不苟用財不濫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人言公自爲主事時護送壽王檄減行舟二千省財可萬計爲郎中時力拒內庫虛出收單至忤姦宦誣下詔獄竟莫能害其他卻永平之贖金平廣西之巨亂裁悼陵之冗費省通惠運河之腳價爲民之心惜財之志蓋積之有素不俟詳矣夫大學論理財雖以生之衆爲之疾以開財之源實以食之寡用之舒爲節財之流此平天下之大政然也凡公所至有不得于大學之道者乎昔者堯舜之時民皆阜財解慍時雍風動固雖稷契養教子其先實亦工垂節用于其後也莊周不知大道至謂垂有巧思擬諸魯般之徒乃欲擣工垂之指不亦誤哉不然茅茨土塔之日漆器不用之世垂雖有巧將安措手公雖比方虞垂豈不幾及乎夫後世流俗率謂仕者至于極品終受寵費而還以爲榮歸假使其在官上無補于國下無益于民徒媵媵取容以臻穹爵雖進有晝日三接之遇退有路車駟馬之錫由君子觀之祇謂之辱耳故公之歸人皆榮其官尊寵高乎獨以政成功立爲公之榮歸也

贈鄭維東知德安府序

南戶部郎中鄭維東既有德安之

命開宴于其第辭予及諸友偶語及爲守之道維東曰幸菴
彭公之爲徽州也當其時豈無一二之小失然至今徽人無
大小無弗思彭公如父母至立祠而尸祝豈其有他道哉惟
純誠愛民恩入人心深耳涇野子曰維東移以治德安可也
因謂楊叔用曰曾聞吾鄉人有爲浙郡守者乎其爲知縣御
史時已著冰檠之操及至浙郡其僚則侈人也一日侈人之
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身可數百金計其內首無重飾慚沮
而歸數恚告焉浙郡守嗔不聽久亦稍用其言于是政聲頓
減于其前故守之確道至少保而不改守之少有不固一浙
郡而損矣維東曰此涇野子之至教乎他日諸友餞維東於

心遠堂因言汲長孺開倉救饑之事愛民真如子不服計其
專命之罪也葉子大曰于後世恐不能行必三請于當路而
後敢曰卽如是民委溝壑多矣子不見人間父母之于子乎
未寒與具其衣揣其薄也又絮之未飢與具其食防其餓也
又餼之未難與病也諭之以道時其患之至也又捍禦而藥
石之若是者豈使其子先知而後爲之哉又豈俟請于他人
而後爲之哉况長孺之事又已親見其饑寒而爲之者乎今
乃又以爲難宜必有所曲意爲之者矣且維東之在戶部也
利必欲興害必欲除雖囿基之費問吏之稅亦必言諸公而
正之恐病民也予素不明于政因維東而識錢穀出納之機

者多矣况其操持之嚴以南都人宦南都地十年矣人不能
干以一私行舉長孺之道也又何難哉楊叔用曰於維東不
患其不興利除害也事有可因者姑因之第勿使奸吏為蠹
于其間斯善耳曰維東而又兼乎此他日奏績于

朝雖治行課天下第一入為廷尉卿相與漢吳公等抑又何
難哉于是子大曰所謂恐後世難行者正以作維東耳人苟
存心于愛物法無不具豈直維東可為乎維東曰往日雖多
所謂不及近會尤切於淮也維東本閩人 國初以大戶填
實京師遂為上元縣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歐陽孺人陳氏六十壽序

泰和舉人歐陽曰大來鸞峯東所曰乾元之母陳氏少司馬
靜軒先生之孫梅齋先生之女也年及笄歸御史家君碧谿
先生即執婦道凡幼所讀古列女傳及孝經論語皆見之行
上孝先大父母極誠敬中相家君處則贊其為學仕則贊其
秉節及其有乾元兄弟四人也幼誨于膝下親受句讀及長
訓帥有常如是者三十年猶一日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則六
十初度之辰雖亦強健不老而乾元為子者之心欲使數百
年皆如今日也則何以致之涇野子曰夫曰大而未聞先世
魏國夫人鄭氏之壽乎方末叔之四歲也家貧無以資學鄭
夫人教以畫荻習書末叔既長益邁于進至以文章節義冠

于當時遂使鄭夫人至今數百載猶存也嚮微末叔邁于所
進則鄭氏穎州推官之配耳是故道在陳孺人者可百歲學
在曰大而壽之者可數百歲也惟曰大益求其所以如求叔
者可耳雖然鄭夫人之壽而歐陽氏一家人能誦之而廬陵
郡一國人能誦之又若通之天下傳之萬世如大任者之
爲壽也是日楊允弼亦在座允弼曰大任之于文王之學惟
在望道而未見乎因問之曰顏子已能見道于卓爾乃文王
顧不及邪蓋顏求孔道之實至觀形象而文王得斯道之虛
不自滿假皆生于一望也夫人之有心通于目目之有神通
于天地萬物望則目之用也見則望之真也是故君子之學

惟在望而其有得也惟於見羨墻日用之物也唯舜則能見
其堯扞盤沐浴之具也唯湯則能見其銘人之于望苟不邪
僻而常正焉則可以見鳶魚于夫婦之近瞻輿衡于蠻貊之
遠凡遠取諸物即近取諸身是雖文王純亦不已之學亦可
造而入顧不能使其母上希大任也邪苟此志一懈而于日
用云爲皆踈畧遇之則溺于流俗也以為造道則雖欲壽其
母如鄭夫人者且不能况上希大任乎陳孺人幼訓膝下者
不可不寢思而食念也于是曰大拜曰家君碧谿先生訓乾
元者亦嘗至是乃至涇野子又聞其微則公明儀所謂文王
我師周公豈欺我者乾元不能不努力矣

贈秦象之知曲靖序

雙山秦君象之任南戶部正郎既有曲靖之

命矣其僚葉子大來曰雙山之在戶部也凡綜理出納之間極其明審上不失於公下不失于民中未嘗言一行失於僚友凡十三司皆齊口褒嘉可不謂材乎行以阜曲靖之民有何難哉涇野子曰子大而未聞乎昔者予之在考功也雙山方為吏部司廳與處甚契厚有政必謀有疑必問有人物之淑慝必與辯有暇必講學有茂林幽谷當其與之至也必與偕往以相適有新詩或旨酒必與唱和酬酢而後已乃雙山和不失之同矜不失之爭語不失之多默不失之少當是

時冢宰及四司無不加敬焉雖行以作曲靖四州二縣之吏亦又何難哉且子大知山陽胡貞甫乎蓋淮安之信人也言皆有實而不妄嘗稱雙山之教山陽矣庶足以厲士之貪公足以服士之心勤足以作士之情端足以正士之行山陽人言數千載無是師也故凡山陽士之南都或應試者必之雙山候問焉則雙山行以作曲靖七學之士當有不待言語之繁夏楚之細者矣然則於雙山之行更無所益乎曰聞之矣人之材各有所宜其用各有所長故優于治郡者或短于為相能為治中別駕者于百里之小或忽也若乃鸞鳳于枳棘亦棲瑚璉于信陽亦重自非學為不器之君子者不能也且

夫曲靖負金山瞰右保瀟湘襟其前白石江帶其後交廣之衝蜀貴之阨固雲南之雄郡也但其地人雜楚蠻俗蕪漢夷或脫帽以爲禮或木床以爲戲或大環覆胸以爲婦飾或片木刻物以爲契券蓋不可純以中國理之者也

聖天子方敦柔能之政而興混一之化則雙山之之曲靖固其選擇而使之者矣然則因其俗不違其常從其情不失其宜者固今日之所當從事者乎昔唐有韋仁壽者嘗爲曲靖都督矣能收兵保障至于西洱蠻夷悅服然猶在武德之間蒙段二氏尚不梗化而仁壽之政已能如此况今曲靖沾濡皇化既久而雙山之材行政教又取取若此斯行也豈特追

踪仁壽已哉他日雖如韓穉圭所至有遺愛夷狄畏慕及其還朝北虜常問安否以圖畫像者亦可馴而至也雙山勗哉竊恃有舊僚友之義則不但于其已能者爲滿望也雙山名儀廣西臨桂人起家鄉貢進士云

風木圖詩序

昔予在陝時河內王明叔以甲戌進士出尹蓋屋偶同對山康子有太白終南之遊遇明叔焉温恭愷悌其言論或追述厥考即墨先生焉予嘗私重明叔以爲篤不忘也比予改官南都而明叔已僉憲山東則旣十年矣一日寓書于余曰賜之于先人也年雖近強艾而懷思猶如齧齧之日官雖屢遷

轉而追慕猶如庭訓之初遂作風木圖以志感知賜者皆有
詩賦成帙矣則涇野子何以為言乎且先人早歲穎特長從
關中邢司徒先生學端嚴誠恪深獲器重尋領順天鄉舉授
尹江西太和太和俗頗競訟而先君持廉秉公方及三年百
姓向化後補即墨敦崇德教蚕月麥天不閉四門閭閻安堵
及先伯客死無子孤女俱幼遂棄官以歸同先母潘孺人撫
養諸孤選賢以嫁李御史經邢御史昭皆其壻也其教賜學
課讀甚嚴每逮夜分至有今日是多涇野子舊所聞也風木
之悲豈容已乎曰明叔職司憲臺母但觀風于木其觀風于
民乎觀風于木一墓上之物耳觀風于民巨省雄藩皆可得

而理也故觀民之風敬也可以知已之莊觀民之風讓也可
以知已之謙觀民之風貴德也可以知已之仁觀民之風賤
貨也可以知已之義觀民之風顛慙不譎也可以知已之信
自汶濟以東龜蒙以西皆是風也則先夫子即墨一邑之風
廣為東人一省之風矣此顧不可乎若明叔由此而又不已
其道則他日積登廷尉卿相雖風動四方亦有餘也

陳思古集序

陳將軍思古汝王安吉荆溪鄉人也少有將畧讀書便領大
義以為丈夫當雄萬人何似書生耶年十七襲父爵懷遠將
軍統衛事至弘治十八年用尚書劉公薦陞署都指揮揔揚

州漕運搜剔冗濫歲省米五千餘石正德間追捕劉寇斬首
數千級又攻破孝豐陽賊俱有功陞實授用城都御史拜叅
將宸濠之變領兵駐下江節制鎮常蘇松儀直軍歲省米萬
五千餘石事平賜銀牌金花朱衣嘉靖五年

天子廉得其狀拜南京坐營至則人不知持兵將軍曰兒戲
也坐食國家而緩急無用何豢豕之異乃比什伍簡卒不能
兵者去之六年改坐團營旋復拜叅將理通會閘河成歲運
百九十餘萬石省車脚費三十餘萬金十年

天子益知其能拜南京後府署都督僉事兼理操江節制安
慶九江下至鎮江諸軍事兵數十萬衆戰船十萬艘署府事

如故

天子曰爾往來視江上下無安坐都城將軍拜命茲懼曰喜
吾無功而屢受上賞惟當鞠躬盡瘁報國家爾涇野子聞之
曰夫古謂師旅皆道也其信然哉夫思古承祖父之業起一
旅三十年而至上將握金印橫紫綬于腰呼吸百萬可謂至
富貴權寵矣然節財愛士喏喏如不出口羞稱功伐至以盛
滿爲憂豈所謂居寵思危不溺于富貴者乎雖古名將有不
可跽而及之者耶是宜傳其集以示四方乎

汪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